

【来吧,书写你的生活,争上人气TOP榜】


 扫码关注
晚潮上榜专题

乡间小路

□金毅

太阳属于天空,而阳光属于大地,落下便不复返。

披一身明媚和煦的阳光,我走在老家花塘村的羊肠土路上,像个回乡的独行客,心头发霉的世事被迅速蒸发。跻身“大叔”行列多年,双鬓微染霜迹,可现在情舒气爽,有种“归来仍是少年”的心况。

乡下的阳光,也似有乡下人的秉性,慷慨、纯净而坦率,成群地扑落地上,悄无声息地钻进泥土,倏忽不见。我相信光线不会在泥土里停留,转瞬间或已融入树木、花草或者瓜果的内部,细闻之下,那种弥漫在空气里的温暖成熟的味道,便是阳光转化后的味道。不像在都市,阳光被高楼切割,被玻璃阻拦,总显得犹豫不定,碰到钢筋混凝土,便引发冲突。而阳光和泥土,经历过混沌洪荒考验,建立起了天长地久的友谊。

漫无目的地行走,最畅快,最舒心,也最轻松。东看看西瞧瞧,扑进眼帘的都是风景。

正是庄稼发力的时节,村民不会似我这般背着手瞎逛。他们扛着农具,日出而作,日息而归,斗笠下是一脑门汗珠,一天下来精疲力竭,用不着散步健身。这些高低不平的路,他们闭着眼睛都能走,遇到凸起的石头,或者小水洼,分明没有低头注意,可脚步会自然地避开,看上去,双脚像长了眼睛。而我对这些石头已经陌生,它们也似乎不记得我了,冷漠而不友好,几次差点崴了我的脚。当然,这都是我对家乡多年疏远,造成的过错。

乡村的性格,无拘无束,既不当光阴的主人,也不做时间的奴隶,因而节奏缓慢,几乎听不到时光移动的脚步。我因为少小离家,归来已过去三十余年,其间每天负重与时间赛跑,累得气喘吁吁。眼下,享受着休假福利,仿佛暂且除去一身铠甲,变跑步为漫步,悠闲取代了匆忙,便觉得时光像个乖巧的孩子,穿着一双奶奶手缝的绣花鞋,跟在身后,不追逐,不超越,不催促,更不打闹,我站住,它就停在树叶的缝隙中,停在小草的叶尖上;我往前走,她也像被微风牵住手往前走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

乡村的路,大部分由石头砌成,碎石搓脚,防止雨天泥泞打滑。这些路曲折、狭窄,分岔又分岔,高低不平,有些地方十分陡峭,有些地方平缓,无不在田垄之间飞针走线,编织得如蛛网一般密集。它们已在山里躺了几百上千年,刻满岁月的沧桑,观照着生活的艰辛。筑路的先人很是伟大,他们人抬肩扛,手扒锄挖,把大山、土地和家,用石头和泥土连接起来,为后人打造出永久的家园。

路无疑是生命的脐带,虽然简陋粗糙,有些地方连错身而过都困难,但养育村民的土地,一谷一粟的赐予,都由路来完成输送,路也承载着这份深情。

走在这样的路上,用高倍望远镜也难以看到先人的背影,但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生活中顽强挣扎的勇气,可以让人放下纷繁世事的扰攘,也可以穿过自己的记忆,直达童年——那小小的人儿,正把小水坑挨个踩过去,泥浆四溅,撒下一路顽皮快活的笑声。

就这样走走看看大半天,我一点没觉得无聊,或者需要排遣无聊。倒是觉得这些小路,是沉默的智者,它展示着一条道理,最小的路,最朴实无华的路,都是大路的源头,它们都会汇到大路上去,大路会汇到国道或者高速路上去,然后通向全国的四面八方,也就是说,脚下是远方的起点,朴素是辉煌的发端。

TOP 白马湖畔

□李俏红

人气榜

人气作者 金毅

一介武夫,行走四海,与书为友,与山水作伴。

人气作者 李俏红

痴迷文学,喜欢在方格地里快乐耕耘的女子。

人气作者 赵卫群

行走在有趣的人生小路上,记录下或深或浅的足迹……

”

书写你的生活,争上人气TOP榜。

欢迎读者投稿,同时晚潮各种活动正在开启,等待热爱文字的你。

参与方式:发图文至qjwbwc@163.com。要求原创,配图,字数1500字左右。

白马湖,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,网上搜索了一下全国居然有数百个白马湖。我所说的白马湖,是位于绍兴春晖中学旁那个风景秀丽的湖。

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,都会记得这幅作品——简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,廊上有上卷的竹帘,廊下有小桌茶具,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,留白处让人回味无穷,题款是:“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。”

这幅漫画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丰子恺先生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。当时,他就在绍兴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。

拱门、书院长廊,那走上去吱呀作响的楼梯,一扇扇木板的小门,一下子把人拉到了那个年代。也许我站的这个地方,当年夏丏(miǎn)尊也曾站过吧;我摸着的那段走廊扶手,也许正是朱自清倚席望月的吧;我们合影的白马湖畔,当年曾响过多少文人细碎的脚步啊……斑驳的遗韵中处处流露着深厚的人文底蕴,蕴涵着建校之初的大家风范。

春晖中学创始人名叫经亨颐,提倡发展平民教育,培养有健全人格的人。他常对学生说:“什么是人格?人格是做人的格式。”“求学何为?学为人而已。”这些迥然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举措,让春晖中学一时间有了很高的声望,留下了“北有南开,南有春晖”的美誉。

走过春晖桥,我们来到了白马湖畔夏丏尊的“平屋”。夏丏尊是上虞崧厦人,当年他从湖南辞职来春晖任教,在白马湖畔筑屋定居。院落里,他手栽的梅树、梧桐已很高大。夏丏尊教国文,他要求学生做文章要“言之有物,不准讲空话,要老实写”。其间,他翻译了著名的《爱的教育》。据说,当时夏丏尊喜欢穿一件布长衫,略蓄短须,看到学生眯着眼微笑……

“平屋”不远处,就是丰子恺居住的“小杨柳屋”。丰子恺在春晖任教时,常常随手描画一些画稿,内容多取材于学校的日常情景以及乡村生活。他的不少漫画,后来都被朱自清作了散文集的插图。

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任教时写了《春晖的一月》,他称白马湖畔的岁月是“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”,那种对自然的愉悦之情不时流露在字里行间。

通过文字,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春晖中学一定是块乐土,因为有一批气味相投的朋友在一起执教。他们志同道合,朝夕相处,友情甚笃。文人们时常在白马湖畔畅谈,直谈到夕阳西下,月上东山。“在没有月亮的夏夜,可以在田野里看到萤火虫……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。一片儿飞出来,像金线网似的……”

坐在春晖桥畔,天色渐晚。那粼粼的湖光中,晚风正伴着夕阳在柳树间穿梭。我以虔诚的心灵追逐着春晖的历历往事,在光影明灭间想念那充满激情的春晖学术氛围……临湖的半坡上,弘一法师的“晚晴山房”和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情”的字迹,正和我们一起默默地守望着白马湖畔的山野时光。

吃成小满

□赵卫群

翻看到一位朋友发在微信圈的感悟:“人生的意义在于把生的变成熟的……”文字下面晒出一幅水煮玉米棒的早餐图片。

看了之后莞尔一笑,人生无大事,吃就是大事,朋友的一句话说得那么透彻、纯粹。

家里,先生是位做菜好手。他下班比我早,下班路上顺带些食材,回家半小时之内,绝对搞定。常常迟回家的我,一打开家门,看到餐桌上红黄绿白、色彩齐全、荤素搭配,甚是妥贴。

最喜欢先生做的油焖小龙虾。铁锅烧热,倒入金黄的菜籽油。菜籽油在热锅闪亮,浓郁的油香味沿着锅边钻进鼻尖里。菜籽油是老家带来的,是老爸亲手用油菜籽榨的,特别醇厚,每次先生倒油时常不由自主地夸一句“真香”。热油泛起的白泡沫差不多消失时,将姜片、蒜头和洋葱丝下锅炒香,将处理好的小龙虾倒入锅中,旺火反复翻炒透,炒到红色卷曲状。先生这才不慌不忙地在锅中依次倒入一碗底的料酒、海鲜酱油,加入红辣椒粉、鸡精、少许盐和大半碗的清水,加盖煮开锅再转慢火焖。

煮足时间,厨房里飘出一阵阵小龙虾特有的鲜香时,打开锅盖,只见锅内的暗红色在沸腾的汁水中一闪一闪,各种滋味仿佛在沸腾中充分融合并发生了奇妙的作用。锅内的小龙虾,像现在的日子一样红火。

上桌后,儿子、我和先生,一家人围着一大锅开怀大吃起来。金牛座的儿子和射手座的我,两个对美食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儿,常常吃得手心鼻尖冒油,嘴唇泛红,还停不住嘴。这个时候,先生常常一边宠溺地对儿子说,多吃点,太瘦了;一边又笑着调侃我,多吃点,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……

面对先生善意的调侃,我常常这样回应他——喜欢吃的人都很乐观。

人生的最好状态是小满,有了一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,但是又还有前进的动力与方向。若是糟糕,叫做经历;若是美好,叫做精彩。